

湘江“电捕狂魔”覆灭记

长沙望城:从立案一罪到起诉五罪,全链条惩治特大非法捕捞案

明镜高悬

□本报记者 张吟丰
通讯员 吴雨虹

湘江北去,碧波拍岸,今年12月8日上午,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银星湾公益诉讼法治基地内,来自望城区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省、市、区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在校学生在此举行增殖放流活动,300余万尾鱼苗游入江中。

“这是我们投放的第一批鱼苗,后续我们还将分批投放共计1200余万尾鱼苗,用于修复一起非法捕捞案破坏的湘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望城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曾欢向记者介绍。

这起发生在“十年禁渔”期湘江流域的非法捕捞案件,涉案渔获物多,案情重大复杂,从立案到判决历时近两年。从移送审查起诉时认定的一罪到检察机关起诉五罪,涉案人员均被依法判处刑罚,实现了全链条打击。

疯狂捕鱼8万余斤

获利超百万元

2024年1月31日凌晨4时许,长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望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经过跟踪蹲守,将正在分拣渔获物的邓某等3人抓获,当场查获渔获物1100余斤和用于捕鱼的发电机、升压器、电缆、电抄网、冲锋舟、橡皮艇等犯罪工具。

长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蔡家洲派出所副所长张仪介绍说:“我们清点渔获物时,把派出所前坪都铺满了,最大



▲现场查获的非法捕捞渔获物。

▲检察官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在校学生进行增殖放流。

的鱼体长一米多,重达30多斤。”经鉴定,现场查获的渔获物共计355尾,鱼类18种,其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的鱼类13种,列入《湖南省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鱼类1种。

由于案情重大,公安机关商请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派员依法介入,引导侦查。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多次组织案件会商,从捕捞次数、渔获数量、交易记录、销售去向等方面引导侦查取证。最终,蔡某、邓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并被批准逮捕。

2024年5月28日,该案被移送望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其间,经检察机关进一步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查明以蔡某、邓某为首的非法捕捞团伙精心谋划、分工合作,蔡某、邓某

负责驾驶冲锋舟、橡皮艇下河捕鱼,陈某、廖某负责在岸边望风和接应运输,周某、谭某负责收购渔获物并对外销售。

蔡某、邓某一开始使用禁用的三重刺网捕鱼,但二人嫌渔获物少、来钱慢,网捕2个月后即购置发电机、升压器,自制工具实施电捕,捕捞量由前期的每次几十斤骤升至数百斤。2024年1月,蔡某、邓某又邀请付某加入其团伙,将自制工具升级为电缆、电网,每次渔获量进一步升至一两千斤。

经查,2022年7月至2024年1月31日,蔡某、邓某等7人在禁渔区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累计捕捞水产品160余次,渔获物共计8万余斤,售实获利100余万元。

2024年3月,该案被公安部列入

“平安长江2024”行动第一批督办案件。

顺藤摸瓜揪出“内鬼”

追加起诉并移送职务犯罪线索

蔡某、邓某等人的非法捕捞的渔获量之大,获利金额之高、持续时间之长,为十年禁渔以来所罕见。为何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未被发现?是否有其他人员为犯罪提供帮助、庇护?

办案检察官敏锐地发现,在蔡某微信转账记录中,有3个账户频繁出现,转账金额多为500元至1000元不等的整数,转账时间多为清晨6、7点,且与蔡某等人捕捞时间高度重合。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深入调查,查明上述账户的所有人分别是枢纽安

用扎实证据排除合理怀疑锁定真凶

□口述/杨腾燕
整理/吴虹 黎娟 马玉

2017年4月27日,朱某甲的女儿朱某乙在男友徐某住所内被徐某殴打,同年4月29日7时左右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案件经多次审查,但因关键证据存疑,未能顺利提起公诉。

“我相信法律会还我女儿一个公道。”申诉人朱某甲,一位失去女儿的母亲,在案件发生多年后,依然怀着对司法公正的坚定信念,向贵州省检察院提出申诉,省检察院指令遵义市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办理。

面对历时已久、案情复杂的“硬骨头”,我们认真梳理原案证据后发现,原案始终未能提起公诉的核心症结在于:徐某翻供后的无罪辩解与证人马某的证言大体吻合,其供述与多项其他在案证据相互印证。仅仅因徐某翻供、提出有他人作案的可能性,便能形成“合理怀疑”,可能导致不罚。因此,审查“合理怀疑”是否成立是揭开本案真相的关键。

我们通过对全案证据抽丝剥茧,敏锐地发现原案办理中的问题——对翻供辩解和矛盾证言的审查未能“求极致”。在本案的原案办理环节,徐某翻供称被害人系案发前一日外出卖淫被嫖客殴打,意图制造“另有真凶”的假象,为其脱罪制造合理怀疑。但据法医鉴定,被害人

系严重颅脑损伤死亡,从医学常识与生活经验判断,此类损伤必然导致行动能力迅速丧失,难以如常活动。那么,此后被害人如何到达徐某住所?

我们抓住这一违背常理之处,梳理出本案存在的五大疑点:一是有罪供述为何被否定?徐某曾作出多次稳定有罪供述,且能与间接证据印证,其翻供理由是否具备合理性与可信度?二是“吻合”的证言是否可靠?证人马某的证言多次前后矛盾,对关键细节的解释不合常理,其客观性存疑。三是不存在串供行为?徐某曾供述与马某合谋编造“被嫖客所打”的虚假情节,这一重大线索原案是否深挖?四是时间差是否合乎常理?徐某称朱某乙是4月26日外出卖淫被嫖客殴打,但严重颅脑损伤后能否自如行动近三天?五是“场外”证据是否被忽视?徐某释放后曾向多名亲属承认罪行,这些事后陈述,原案是否予以考量?这五大疑点均直指原证据体系存在薄弱环节。

围绕上述疑点,一场缜密的法律监督与证据补强工作迅速展开。我们制定了详尽的补查提纲,并全程引导侦查,对被害人从受伤到死亡的时间间隔进行补充鉴定,明确了时间间隔在48小时以内。我们再将鉴定结论与被害人的通话记录、行动轨迹等客观证据进行交叉锁定,从而确证伤害行为发生于4月27日,彻底否定了被害人于4月26日受伤的不实辩解。

在复查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要善用客观证据的“矛”,去刺穿主观辩解的“盾”——我们调取了被害人完整的通

话记录与轨迹信息,充分证实4月26日这天被害人并未外出,徐某所谓“其外出卖淫被嫖客殴打”的谎言不攻自破。同时,对关键证人进行测谎辅助审查,结果显示为不通过,最终准确判定伤害行为发生于4月27日,从而刺破徐某制造“另有真凶”的假象。

我们深刻感受到:“当科学的鉴定结论与客观的行动轨迹相互锁定,再精巧的谎言也会变得苍白无力。”换言之,当言词证据出现“罗生门”时,必须善于主动运用技术手段将“合理怀疑”转化为“科学定论”,构建无可辩驳的因果关系。

基于复查阶段围绕“唯一结论”科学构建的完整证据体系,2022年7月,遵义市检察院依法撤销对徐某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同年9月,对徐某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提起公诉,2023年3月,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检察机关对徐某的指控成立,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徐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徐某认罪服判,未提出上诉。

时隔两年再回望此案,其中办案细节与心路历程仍历历在目。对于朱某甲而言,这是对女儿最后的告慰;对于我们检察官而言,这是对“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坚定践行。(作者单位: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

办案手记

□本报记者 刘怡廷
通讯员 左昊泽 吴思卓

“居间”介绍与“居中”倒卖,毒品交易中这一字之差的定性争议,直接关系到罪与罚的精准界定。经湖北省京山市检察院精准引导侦查、严密审查指控,日前,法院以贩卖毒品罪、洗钱罪判处金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1万元、罚金1万元;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毒品交易背后的“中间人”

2024年8月,京山市检察院在办理一起贩卖毒品案时,一条隐藏的线索进入办案检察官视野——刘某(另案处理)等人所贩卖的毒品,均来自一名绰号“金猫子”的本地人员,其身份信息与有贩毒前科的金某高度吻合。

“毒品犯罪链条必须连根拔起,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放过。”秉持这一办案理念,该院立即启动引导侦查,围绕刘某毒品交易的资金流向、联络方式、毒品交付等关键环节,制定详细取证指引,督促侦查机关全面固定证据。

很快,金某作为刘某贩毒团伙上游供货商的身份被初步确认,案件侦查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初步查明,2024年4月至7月间,刘某从金某处获取甲基苯丙胺片剂200余颗(重20余克)、甲基苯丙胺晶体约10克。同时,金某还涉嫌洗

保人员曾某和水上执法队人员李某、黄某。

经审讯,蔡某供述,其先后找到曾某和李某、黄某,告知对方自己在湘江实施网捕、电捕,希望曾某在值班时不要驱离、上报,请求李某、黄某不要查处,并承诺事后给予好处费,曾某等3人接受了请托。

得到承诺后,蔡某、邓某等人均选择在曾某等3人值班当天的凌晨下河捕捞,“每次下河捕鱼前,蔡某都会通过电话或微信告诉曾某等3人,曾某等人还会主动将巡逻路线、时间告诉蔡某,帮助蔡某规避巡查检查。”办案检察官介绍,“蔡某将当天渔获物卖掉后,就通过微信给曾某等3人转账,他称之为交‘保护费’。”经统计,蔡某累计向曾某转账167次,金额共计8万余元,向李某、黄某累计转账95次,金额共计7.7万元。

经审查,检察官认为,曾某和李某、黄某对蔡某等人实施非法捕捞行为的具体人员、地点、渔获数量、获利金额等情况并不知晓,不构成事前通谋型的共同犯罪。属于利用职务便利为蔡某等人的非法捕捞活动提供便利、牟取利益的职务犯罪行为。李某和黄某除涉嫌受贿罪外,二人作为负有查禁非法捕捞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蔡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其逃避处罚,还涉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在审查起诉阶段,该院依法追诉曾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蔡某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并将李某、黄某涉嫌职务犯罪线索移送区纪委监委调查。

今年6月,望城区监察委员会决定对李某、黄某涉嫌受贿、帮助犯罪分子

逃避处罚案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以法之力

修复生态守护一江碧水

经鉴定,该团伙的非法捕捞行为造成湘江渔业资源直接损失共计10万余千克,间接损失4000万尾鱼苗苗种。望城区检察院在对蔡某等人提起公诉的同时,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9月和11月,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蔡某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邓某等6人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至十一个月不等;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曾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3万元;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受贿罪分别判处李某、黄某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和有期徒刑一年,各并处罚金10万元。责令蔡某、邓某等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连带承担破坏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的修复责任,责任承担方式以补偿性鱼类放流的方式在湘江水域放流成体鱼苗9万余千克,鱼种2739.91万尾,如未在期限内修复完毕,蔡某等人应当连带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23万余元。

为了从源头治理和预防非法捕捞等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望城区检察院还向涉案单位制发检察建议,提出优化执法巡查模式、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加强队伍纪律建设等整改建议。

“我们希望通过‘刑事打击+公益诉讼+生态修复+综合治理’的模式,推动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警示一方的良好效果。”望城区检察院检察长黄中玮表示。

居间介绍,还是居中倒卖?

湖北京山:破解毒品交易定性迷局对贩毒者精准起诉

钱罪。

牵线人还是倒卖者?

“我就是帮刘某和上游供货的人牵个线、搭个桥,交易价格都是他们双方直接谈的,我偶尔收点介绍费,根本没参与倒卖毒品。”金某到案后的供述,给案件定性出了一道难题。金某坚称自己仅是“居间介绍者”,而非毒品交易的直接参与者。

更棘手的是,初期侦查获取的证据陷入“瓶颈”,现有材料仅能证实金某参与了毒品流转的中间环节,既无明确的价格差额记录佐证其牟利事实,也无上下游证言直接指证其主导交易,无法排除金某所辩解的“居间介绍”合理怀疑。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毒品交易中的“居间介绍者”,仅承担联络搭桥角色,不以牟利为目的,通常与交易一方构成共同犯罪;而“居中倒卖者”则是毒品交易的独立主体,通过低买高卖直接牟利,与上下游形成独立交易关系,其行为性质和量刑尺度与居间介绍有着天壤之别。金某的辩解与证据缺口相互交织,“居间介绍”还是“居中倒卖”,成为决定案件走向的核心争议点。

以扎实证据破解定性难题

针对案件症结,办案检察官重新梳理侦查思路,将“交易价格控制权”作为突破核心,引导侦查机关聚焦三

除夕挥拳打人拒不认罪

芜湖鸠江:引导侦查闭合证据链条,“零口供”难逃法网

□本报记者 王福兵
通讯员 乐玥 姚峰

因家庭矛盾纠纷积怨,韩某在除夕夜前妻妹夫理论,并动手伤人。到案后,韩某始终否认动手,辩解是对方自己摔倒,并在场的亲友证人证言不可信。面对“零口供”及关键证人均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难题,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检察院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构建起完整的客观证据链。

经该院提起公诉,今年7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韩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赔偿被害人损失3.7万余元。韩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日前,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因夫妻感情不和,十年前韩某与妻子离婚,其大女儿、三女儿和小儿子均随前妻生活,二女儿王某自幼交由王某二姨父蒋某一家抚养。韩某和所有子女之间的关系都不和睦。2023年,王某出嫁时未通知韩某,韩某对蒋某一家人心生嫌隙,2024年2月9日(农历除夕)19时左右,韩某因心中不满,前往蒋某家中理论。韩某前妻家离蒋某家不远,当晚蒋

某夫妇在韩某前妻家中吃年夜饭,韩某的三个子女也在现场,一行人刚吃完饭出门准备回家,就与韩某迎面碰上。

一见面,韩某便用拳头击打蒋某面部。韩某身形高大,蒋某较为瘦弱,蒋某妻子在旁见状立刻将蒋某护在身后,并向韩某前妻屋内躲藏。韩某紧随其后,将蒋某推倒在地,并拿出随身携带的甩棍击打蒋某肩膀。此时韩某的三女儿跟随进入房间,在旁边目睹了事情经过,其他人稍后也前来阻止并报警。事后经鉴定,蒋某左侧股骨、胫骨骨折,右眼挫伤,综合评定为轻伤一级。

到案后,韩某拒不承认犯罪事实,“我没有推倒他,他是自己跌倒的,我也没有用甩棍打他。”“不能相信我三女儿的证言,她一直就跟我关系不好。”

今年1月,案件被移送至鸠江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面对韩某的辩解,办案检察官引导侦查人员补充证据,调取韩某前妻家屋外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韩某当晚情绪激动,与蒋某碰面后立即有挥拳动作,且事后离开时有明显收甩甩棍的动作。同时,通过调

取韩某手机记录,发现其购买甩棍的电子证据。这些客观证据初步印证了证人关于“韩某持械殴打”的描述。

针对韩某否认推倒被害人的辩解,办案检察官引导侦查人员重返案发现场,根据证人证言描述的相对位置、动作进行侦查实验。实验证实,在所述情境下,韩某的行为具有导致蒋某倒地的高度可能性,与证人陈述及伤情部位相符。此外,为避免证人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公安机关在检察机关建议下,对多名关键证人进行了隔离询问。结果显示,各证人对事件的核心细节,如使用的工具、击打部位、伤害过程等陈述基本一致,并能相互印证,形成了稳固的证据闭环,排除了串供可能。

4月,鸠江区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韩某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尽管被告人拒不认罪,但在案证据已形成完整链条,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足以认定其故意伤害的犯罪事实。7月2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韩某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已于日前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记者 王玲
通讯员 吴伟 李晓青

“走到南侧外楼梯时突然失去意识,醒来已在医院,才知道被楼上扔的暖气片砸伤。”如今,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检察院检察官回忆起办理的一起高空抛物案被害人邢某的陈述,仍感到十分揪心。最终,两名抛物者因犯高空抛物罪获刑。

2024年5月,石某等二人受房主委托,前往其位于皇姑区某居民楼搬运废旧物品。二人要将锅、盆、暖气片等物品从居民家中搬到停在一楼的三轮车上。该楼房一层为商铺,二层设有外接露台与室外楼梯,室外二层缓步台距离地面的高度大概9米。

此次搬运的暖气片共有十多个,每个暖气片重达40斤。二人为了节省力气,用一根铁棍插进暖气片空隙,每人各把住一头,将暖气片连同铁棍一同往地面扔。悲剧发生在最后一个暖气片落地瞬间——邢某恰从楼下外楼梯经过,被坠落的暖气片击中,当场昏迷。后经送医抢救并鉴定,其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一级。



案件被移送至皇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在检察官讯问石某时,石某供述:“有人提醒我们这样做容易砸到人,我们回楼上看到还剩最后一个,就心存侥幸,没想到还是砸到人了。”

办案检察官全面审查证据,重点围绕行为是否构成高空抛物罪,是否属于“情节严重”等核心问题展开分析。石某二人抛掷暖气片的地点为建筑物二楼缓步台,符合“高空”的空间要求,而暖气片落地位置系小区路

面,又紧邻单元门出入口,为公共区域,故抛掷行为会危害公共安全,从结果来看,暖气片直接导致被害人轻伤一级的实害后果,应属于“情节严重”。此外,行为人在抛掷过程中已明知风险存在仍继续实施,主观上具有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

经皇姑区检察院于今年1月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石某等二人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各并处罚金5000元。